

第一章 穿越古代

高怡秋覺得耳邊亂哄哄的，一陣哭一陣鬧的，想讓祕書小劉叫他們都閉嘴，卻又怎麼都醒不過來，最後還是被哭鬧的人一嗓子嚎醒的，意識慢慢清醒，耳邊的聲音也跟著清楚了起來。

「我的秋兒啊，連妳也要離我老婆子而去了嗎？你們這些天殺的，秋兒都這樣了，你們還瞞著我呢！若是我的秋兒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看我能饒了你們誰……」

高怡秋一邊撐起千斤重的眼皮，一邊想，這是誰在辦公室裡叫罵哭鬧，這可是法治社會，這樣赤裸裸的威脅真的沒問題嗎？

睜開眼，入眼是明亮的環境，高怡秋第一反應就是這種明亮絕不屬於現代的燈光，然後又突然冒出來另一個想法，這是蠟燭的光亮，是因為蠟燭點的多，哪怕一枝蠟燭的亮度有限，點的多了，自然也就亮了。

滿屋子鬧哄哄的，讓她不能專心想為什麼會突然冒出來第二個想法，艱難的扭了一下頭就看到滿屋子的人，然後發現這些人都是古裝打扮，模樣沒看清一個，只覺得珠光寶氣的刺眼。

高怡秋還沒來得及想是誰在惡搞自己，身邊就有一人猛的撲過來，驚喜的喊道：「秋兒妳醒了！」

高怡秋被這樣一撲，本來就頭疼欲裂的腦袋來不及反應，直接當機了……

迷迷糊糊之間，高怡秋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武將家裡的女孩。

她原本有著和美的家庭，溫柔的母親，雖然不經常在家，卻對自己特別特別好的父親。

家裡祖母慈愛，伯母可親，小叔也說家中小輩裡最喜歡的就是自己，她覺得生活是那麼的美好。

直到後來，父親去打仗再也沒回來，和父親一樣永遠回不來的還有一直守護著邊關的外祖父。

母親經常以淚洗面，就連弟弟的出生也沒讓她好起來，而弟弟從出生身體就不好，哪怕從小就用最好的藥養著也沒活過三歲。

弟弟的夭折好像把母親所有的生氣都帶走了，不管她怎麼在內心裡祈求，最後也沒有留下母親。

接下來的時光，她的生活也開始充滿了眼淚，家裡總會有不同的人來陪著她哭，哪怕有時候她並不想再哭了，那些人也會讓她想起父親、想起母親、想起軟綿綿的弟弟，想起他們都已經離自己而去……

她每日被傷心和難過包圍著，十來歲的孩子，身體慢慢的也變得不好起來，每日虛弱的躺在床上。

總是有「真的好想和他們一起離開啊」的想法衝擊著高怡秋，但潛意識裡留下的那絲清醒，卻提醒著她——

我不是這個高怡秋，我的父母從來都沒有那樣的愛過我，弟弟也從未可愛過。哪怕我真的曾經有過這樣好的家人，他們也會盼著我能好好的生活下去，而不是和

他們一起離開！

那絲清明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著高怡秋，堅強的信念和厭世的情緒相互衝擊著，意識越來越清醒，最後高怡秋憑藉著強大的意志力，終於打破了禁錮，清醒了！

入眼的華麗帳子，讓她腦子裡直接的反應是「這是哪？好陌生」，另一個聲音卻說「這是在我的內室裡」。

彷彿有兩個人格存在，截然不同的反應，讓高怡秋頭疼欲裂，趕緊閉上眼睛，不再受外界的干擾，這才覺得好過了些。

看不到東西，身體的自然反應降到最低，高怡秋以堅強的意志慢慢的梳理著腦中平白出現的記憶與情緒……再睜開眼睛，重新看到華麗的帳子，已經不能再影響到她的心神。

現在主導這個身體的，不再是那個每日只想隨著父母而去的少女高怡秋，而是從現代穿越而來，經歷過從未感受過父母疼愛，幾乎是獨自掙扎長大，還要在上學時就被父母吸血的高怡秋。

看著帳子上那繁瑣的花紋，高怡秋從原主的記憶中知道，這個家庭確實富裕，還是那種哪怕像自己這樣，被同學們戲稱為金錢收割機的人，就算再奮鬥二十年，也積攢不了一半的富裕程度。

而這些財富，都是母親馮氏的。

穿越而來的高怡秋，瞬間成為了真正的有錢人，可她卻高興不起來。

如果不是這些家業，說不定這具身體的原主，少女高怡秋，還不會這麼早就去了。現在高怡秋腦子清楚了，知道自己在夢中成為的那個少女，其實真的已經隨著父母的腳步去了，而自己在現代，也因為連續加班一周猝死。

不知什麼原因，自己的靈魂進入到這個身體，體驗了一遍原主從小到大的經歷，如果不是自己內心足夠堅強，恐怕也和原主一樣……

原主不知道她是因為繼承了母親無數的產業，才導致被人設計，早早的抑鬱而去。見識過世間險惡，又有著原主的記憶，高怡秋知道祖母李氏和自己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，而原主的死就是那假裝慈愛的祖母，一手導致的！

高怡秋接受整理完所有記憶之後，發現自己現在所在的世界，既不是歷史上存在過的任何朝代，也不是什麼其他未知的時空，而是自己曾經看過的一本名叫《王爺的心頭寵》的小說。

她現在有著原主的記憶，更是在夢中經歷過原主所有的喜怒哀樂，讓她覺得這個世界雖然是小說的世界，卻也是真實存在的。

《王爺的心頭寵》這本小說，男主角就是現在的寧王，而高怡秋穿成的身分，是一個在書中連名字都不配擁有的配角。

這讓高怡秋想到一個問題，也不知道是因為穿越來的是她，原主才叫高怡秋，還是因為這個世界自我補完後，原主名叫高怡秋，她才穿越而來！

高怡秋實在想不出到底是哪個原因才導致自己穿越的，好在她向來是個務實的人，想不清的就先放在一邊，當務之急還是先把故事仔細捋一遍，找出對她有利的才是正事。

雖然《王爺的心頭寵》是一本浪漫甜蜜又夢幻的愛情小說，不過畢竟男主角最後是要做皇帝的，一些大事件文中還是有所交代。

比如後面的番外中有提過，寧王繼位後，在安置傷殘的退伍軍人和犧牲的戰士遺孤時，發現高家以李氏為主的一千人等，為了霸佔犧牲將領高尋安與其妻的遺產，設計害死其獨女，被人揭發。

帝王一怒，血流成河，高家一眾人等全部斬首。

高怡秋知道，就算以後寧王繼位後要清算，也不會在自己活著的情況下，卻處決了李氏及其兒孫，所以她要做的不只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，還要想辦法為原主報仇。

她不能在佔用了這個身體後，心安理得的只保全自己，她要讓那些曾經害過原主的人，都得到應有的報應。

對於怎麼為小女孩報仇，高怡秋心裡已經隱隱有了計畫，只不過現在並不是一心想這個的時候——現在最主要的是先讓自己活下去。

她嗓子乾得冒煙，要先喝點水，要不然還沒報仇，她覺得就要先被渴死了。

高怡秋輕哼了一聲，旁邊守夜的翠紅，被那聲輕哼聲驚醒，趕緊近前，見高怡秋是醒著的，眼中迸發出驚喜的光芒。

她並沒有大呼小叫，而是輕聲問道：「姑娘可要喝點水？」

這兩年每當高怡秋生病，都是翠紅在守夜，這些她都是做熟了的，也沒等吩咐，直接去桌子上倒了水過來。

高怡秋就著翠紅的手，連著喝了兩大杯，才覺得活了過來。

夜正深，被翠紅服侍著，換下被汗打濕的衣服後再次躺下，她要趕緊再睡會，依照之前的情況，明日一早那些一直「關心」著自己的人，絕對會前來看望的。這身體經常病著，跟心理生了病也是有關，小小的原主說是因為一場風寒而要了性命，其實真正的原因應該算是抑鬱而亡。

原主年紀小，又被困在憂鬱之中，但她可不會每天只想著傷春悲秋，自艾自憐，她會趕緊把身體養好，才能好好回敬那些害了原主的人。

翠紅總覺得姑娘這次醒來，有些地方不一樣了。以前姑娘不管是從睡夢中醒來，還是從昏迷中醒來，眼中從來都是悲切的、哀戚的。

今天姑娘醒過來，眼中的悲切沒了，眼眸亮晶晶的，漂亮極了。

高怡秋睡得正香，卻被人搖晃著叫醒了。

剛準備伸胳膊隨便撈個東西砸過去，就想起自己穿越的事實，平靜好情緒，才半掀起眼皮，看向那個搖醒自己的人。

搖她的是丫鬟巧雲，巧雲一早過來，聽翠紅說昨夜高怡秋已經醒過來，就先讓翠紅回去，接著打發人告訴李氏，等了會兒，聽到李氏進來院子的聲音，便直接把高怡秋搖醒，如此，李氏進門見到的才會是醒著的人。

巧雲見高怡秋醒了，也習慣了她半死不活的樣子，直接把人扶起來，在背後墊了

個靠枕，說：「姑娘，老太太知道您燒退了，半夜就想過來看您，好在被巧香姊姊攔住了。這不，今天一早就過來看您了。」

誰家探病，在病人睡著的時候一定要把人叫醒的！巧雲這個李氏的狗腿子，真是世間第一惡毒！

高怡秋暗自咬著牙想：我忍，忍過去這幾天，我讓妳們也嘗嘗睡不好覺的滋味。李氏被一眾丫鬟婆子簇擁著，進了高怡秋的臥室，先是用帕子擦了擦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眼淚，才哭喊道：「秋兒，妳這次真的是嚇死祖母了，若妳再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可讓我怎麼活啊！」

扶著她的巧香就趕緊勸解，「老太太您可千萬要保重，姑娘現在不是已經好了嗎，您好好的，姑娘也能安心養病不是。」

高怡秋有著這個身體所有的記憶，知道現在的原主已經抑鬱到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的地步，正好高怡秋也懶得搭理李氏，只勉強地掀開一半眼皮，然後就維持著一副厭世的表情誰也不理。

果然她的這番作為，李氏一點也不奇怪，自顧自的坐在床邊，拉開了今天幫助高怡秋思念父母的序幕，喋喋不休的說起了原主已經去世的至親。

李氏在那裡吧啦吧啦說個不停，高怡秋只需要維持住厭世的表情，靠在靠枕上半躺著，耷拉著眼皮想著自己的事。

李氏吧啦的差不多了，最後總結道：「秋兒妳可千萬別想不開，只是小小的風寒，妳可千萬別像妳弟弟那樣，一聲不吭的就隨著妳父親走了。」

她說的差不多了，也到了用早膳的時間，食物的香氣充斥著整個房間。

十二歲的身體，正是能吞下一頭牛的時候，之前是抑鬱、厭世，整天沒有食慾，現在換成一心想報仇的高怡秋，精神卻是比誰都好，身體機能被喚醒，然後她就覺得餓了。

李氏戲做得很全，端了一碗粥準備親自來餵高怡秋，但還沒等她過來，高怡秋扭身朝裡，一副拒絕的樣子。

身後是李氏不停的勸說，高怡秋使勁吸著肚子，擔心這時候傳出不合時宜的咕嚕聲。

不是她不想吃李氏餵的飯，而是每次李氏餵飯絕對會接著提起她去世的父母。

別說原主本來就抑鬱久了，經常沒有食慾，就是有食慾的人，在吃飯的時候，有人在身邊一直提起去世的親人，大多數人也會心裡難受吃不下去。

高怡秋一邊等著她走，等嬤嬤勸自己時再順勢下去吃飯，一邊在心裡想著，看來計畫要提前了，要不然每天吃飯的時候來這麼一齣，哪怕自己演技好，估計肚子也不準備配合。

好不容易挨到李氏離開，奶娘郭嬤嬤才端著碗湊過來，輕聲哄著，「姑娘多少吃點吧，待會還要吃藥的。」

當初馮氏選郭嬤嬤做自己長女的奶娘，看重的是她為人老實，不會對自己閨女使歪心思，然而人確實是老實，對高怡秋也是真的挖心挖肺的疼愛，其他方面卻實在有些不夠，哪怕她能多長一點心眼，也不會讓李氏得逞了。

不過，這樣的奶嬤嬤不適合之前的高怡秋，卻對現在的高怡秋適合的很。

沒等郭嬤嬤多勸，高怡秋就自己起來，維持著那厭世的表情，也不洗漱，直接坐到桌子旁獨自吃了起來。

不是高怡秋不想洗漱，實在是原主的習慣不是那樣，別人叫原主做什麼，她就做那件事，對其他的事情並不關心也不在意。

要是突然說要先洗漱，讓人打水進來，只怕另外兩個丫鬟會覺得怪，像郭嬤嬤這樣純真的人難找，自己有什麼和之前不同的地方，她只會想著自己好了，別的不會多想。

本來覺得能吃一頭牛，結果只用了一碗粥，最後又吃了一個水晶餃，幾口小菜，就實在吃不下了。

高怡秋覺得自己吃的少，可在郭嬤嬤看來比起以前那可是真不少了，心裡只有高興的分。

郭嬤嬤笑著對她說：「今日姑娘用的不少，可千萬別馬上回床上躺著，免得積食。」

郭嬤嬤說完，見高怡秋起身去了窗邊站著，心裡就更高興了，趕緊讓丫鬟們進來收拾，自己親自打來水，準備服侍高怡秋洗漱。

高怡秋也由著她，心裡想著待會把她們都打發出去，自己好檢查一下手裡的東西。她坐在梳妝檯前，正被郭嬤嬤打理著頭髮，突然感覺到一股強烈的視線，卻沒有亂動去尋找視線的主人——其實不用看也知道，一定是巧雲指揮小丫頭收拾桌子，發現自己今天的飯量見長，心裡開始奇怪了。

這麼小心，還是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高怡秋知道，只要讓她發現自己有一絲見好的跡象，李氏那邊中午就會調整計畫，可能會更頻繁的讓人來引導自己，也可能會直接讓自己病逝，畢竟自己最近生病頻繁，直接病逝也沒什麼人會懷疑。

看似平靜的閨房之中，實則隱藏了無限的殺機。

越是危急，高怡秋越是平靜，在清醒過來時，她就知道李氏不會讓自己活到及笄，只有還在少年時就去世，外人才不會注意到自己母親留下的那無數的嫁妝。

郭嬤嬤拿起妝奩裡的首飾，在高怡秋頭上先比了一下，還沒等戴上，就被高怡秋一把奪過來扔掉，扔掉首飾還不夠，高怡秋又把桌子上的妝奩打翻在地。

扔掉首飾的那一刻，高怡秋覺得那猶如實質的視線，落在身上就輕了很多。

巧雲收回觀察高怡秋的眼神，對屋裡噤若寒蟬的小丫頭們輕聲說：「都出去吧。」

然後自己就準備上前來勸。

高怡秋沒等她近前，起身就往外推愣在一旁的郭嬤嬤，半路又加上往這邊過來的巧雲，將兩人都推到內室門外，砰的一聲關上了門，還不忘插上門閂。

郭嬤嬤被高怡秋推出去後才反應過來，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，哆嗦著嘴唇說：

「姑娘這是，這是怎麼了！」

郭嬤嬤哪怕再天真，也知道自家姑娘是生了心病。之前發脾氣，最多扔掉手中的東西，大多也都是對著小丫頭的時候，哪像今天這樣，扔了首飾還不算完，把妝奩也打翻了，最後還把自己給推了出來。

她現在不只是面子上掛不住，主要還是在擔心自己奶大的孩子，好像病得更嚴重了！

高怡秋聽著外面巧雲溫聲細語的勸著郭嬾嬾離開，在心裡對郭嬾嬾說了句抱歉，只有表現得比之前更嚴重，才不會引起她們的注意，也有利於接下來的計畫。等外面完全安靜了，高怡秋才回到床邊，上床到內側的櫃子邊，拿下放著她整個家當的，一個三層的匣子。

對，這樣重要的東西，原主就放在了抬眼就能看得到的地方，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這裡面裝的是什麼。

因為有著原主的記憶，高怡秋知道原主之所以沒有把這麼重要的東西藏起來，因為這是母親鄭重交給她的東西，她只是藉由每天看到它來緩解對母親的思念。只是在高怡秋看來，這樣明晃晃地擺著，都不知道該說原主心大，還是該說李氏太信任自己的能力，準備等原主死了，再順理成章的拿走這些東西。

打開匣子，第一層是無數的銀票，一萬兩面值的就有二十幾張，剩餘的都是五千兩和一千兩面值的銀票。

都拿出來數了數，足有三十幾萬兩。

數完，她把銀票收在了一邊，再打開第二層，這層放的是厚厚一疊地契和房契。這些地契和房契，原主只是大概知道個數目，高怡秋又重新過了一遍，心裡有了更清楚的認識——比起上一層的銀票，這一層的東西，價值更是不菲。

打開最後一層，裡面只有幾張地契和一把鑰匙。

地契是老家的地，鑰匙是京城外一個莊子上宅子的鑰匙，那莊子除了面積大一些，別的也沒什麼特別之處，高怡秋卻知道自己能不能翻身的關鍵在那個莊子上。莊子裡面的人，是自己最後的依仗。

那裡沒什麼身分貴重的人物，也沒住什麼名士大儒，裡面只是安置了很多從戰場上下來的傷兵，都是外祖父和父親手底下的兵。

原主把這把鑰匙單獨放在最底層，是因為母親去世之前一再交代要讓她看顧著那裡的人。

想起母親，心口就難受得厲害，眼淚不自知的流了下來。

淚水滴落在手上，一下驚醒了高怡秋，她知道這是身體的自然反應，是曾經年幼的另一個高怡秋每日都要反覆經歷的。